# 春秋左傳正義

# 春秋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夫春秋者紀人君動作之務是左史所職之書王者統三才而宅九有順四時而治萬物四時序則玉燭調於上三才協則寶命昌於下故可以享國永年令聞長世然則有爲之務可不慎與國之大事在祀與

戎祀則必盡其敬戎則不加無罪盟會協於禮興動順其節失則貶其惡得則襃其善此春秋之大旨爲皇王之明鑒也若夫五始之目章於帝軒六經之道光於禮記然則此書之發其來尚矣但年祀緜邈無得而言暨乎周室東遷王綱不振楚子北伐神器將移鄭伯敗王於前晉侯請隧於後竊僭名號者何國不然專行征伐者諸

侯皆是下陵上替内叛外侵九域騷然三
綱遂絕夫子內韞大聖逢時若此欲垂之
以瀍則無位正之以武則無兵賞之以利
則無財說之以道則不用虛歎銜書之鳳
乃似喪家之狗旣不救於巳往冀垂訓於
後昆因魯史之有得失據周經以正襃貶
一字所嘉有同華衮之贈一言所黜無異
蕭斧之誅所謂不怒而人威不賞而人勸

實永世而作則歷百王而不朽者也至於
秦滅典籍鴻猷遂寢漢德既興儒風不泯
其前漢傳左氏者有張蒼賈誼尹咸劉歆
後漢有鄭衆賈逵服虔許惠卿之等各爲
詁訓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此乃以
冠雙屨將絲綜麻方鑿圓枘其可入乎晉
世杜元凱又爲左氏集解專取丘明之傳
以釋孔氏之經所謂子應乎母以膠投漆

雖欲勿合其可離乎今校先儒優劣杜爲
甲矣故晉宋傳授以至于今其爲義疏者
則有沈文何蘇寛劉炫然沈氏於義例粗
可於經傳極踈蘇氏則全不體本文唯旁
攻賈服使後之學者鑽仰無成劉炫於數
君之内實爲翹楚然聰惠辨博固亦罕儔
而探賾鉤深未能致遠其經注易者必具
飾以文辭其理致難者乃不入其根節又

意在矜伐性好非毀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非其理也雖規杜過義又淺近所謂捕鳴蟬於前不知黃雀在其後案僖公三十三年經云晉人敗狄于箕杜注云郤缺稱人者未爲卿劉炫規云晉侯稱人與殽戰同案殽戰在葬晉文公之前可得云背喪用兵以賤者告箕戰在葬晉文

公之後非是背喪用兵何得云與殽戰同
此則一年之經數行而已曾不勘省上下
妄規得失又襄公二十一年傳云邾庶其
以漆閭丘來奔以公姑姊妻之杜注云葢
寡者二人劉炫規云是襄公之姑成公之
姊只一人而已案成公二年成公之子公
衡爲質及宋逃歸案家語本命云男子十
六而化生公衡巳能逃歸則十六七矣公

衛之年如此則於時成公三十三四矣計
至襄二十一年成公七十餘矣何得有子
而妻庶其此等皆其事歷然猶尚妄說況
其餘錯亂良可悲矣然比諸義疏猶有可
觀今奉勑刪定據以爲本其有踈漏以沈
氏補焉若兩義俱違則特申短見雖課率
庸鄙仍不敢自專謹與朝請大夫國子博
士臣谷那律故四門博士臣楊士勛四門

博士臣朱長才等對共參定至十六年又
奉勑與前脩䟽人及朝散大夫行太學博
士上騎都尉臣馬嘉運朝散大夫行太學
博士上騎都尉臣王德韶給事郎守四門
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太學
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等對勑使趙弘智
覆更詳審為之正義凡三十六卷冀貽諸
學者以裨萬一焉

# 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 春秋左氏傳序

疏 正義曰此序題目文多不同或云春秋序或云左氏傳序或云春秋經傳集解序或云春秋左氏傳序案晉宋古本及今定本並云春秋左氏傳序今依用之南人多云此本釋例序後人移之於此且有題曰春秋釋例序置之釋例之端今所不用晉大尉劉寔與杜同時人也宋大學博士賀道養去杜亦近俱為此序作注題並不言釋例序明非釋例序也又晉宋古本序在集解之端徐邈以晉世定五經音訓為此序作音且此序稱分年相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是言為集解作序也又別集諸例從而釋之名曰釋

例異同之說釋例詳之是其據集解而指釋例安得爲釋
例序也序與敘音義同爾雅釋詁云敘緒也然則舉其綱
要若繭之抽緒孔子爲書作序爲易作序卦子夏爲詩作
序故杜亦稱序序春秋名義經傳體例及已爲解之意也
此序大略凡有十一段明義以春秋是此書大名先解立
名之由自春秋至所記之名也明史官記事之書名曰春
秋之義自周禮有史官至其實一也明天子諸侯皆有史
官必須記事之義自韓宣子適魯至舊典禮經也言周史
記事褒貶得失本有大法之意自周德既衰至從而明之
言典禮廢缺善惡無章故仲尼所以脩此經之意自左丘
明受經於仲尼至所脩之要故也言丘明作傳務在解經
而有無傳之意自身爲國史至然後爲得也言經旨之表
不應須傳有通經之意自其發凡以言例至非例也言丘
明傳有三等之體自故發傳之體有三至三叛人名之類
是也言仲尼脩經有五種之例自推此五體至人倫之紀
備矣揔言聖賢大趣足以周悉人道所說經傳理畢故以

此言黏之自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至釋例詳之也言已與於先儒自明作集解釋例之意自或曰春秋之作下盡亦無取焉大明春秋之早晚始隱終麟先儒錯謬之意賈逵大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魯君子左丘明作傳據劉向別錄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此經既遭焚書而亦廢滅及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古文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漢武帝時河間獻左氏及古文周官光武之世議立左氏學公羊之徒上書訟公羊抵左氏左氏之學不立成帝時劉歆校秘書見府中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釋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

備焉歆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二弟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問向向不能非也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於大常博士責讓之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及歆創通大義奏上左氏始得立學遂行於世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以抵公羊穀梁帝賜布五百匹又與左氏作長義至鄭康成箴左氏膏肓發公羊墨守起穀梁廢疾自此以後二傳遂微左氏學顯矣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 人臣奉主品目不同掌事曰司掌書曰史史官記事爲書立名以春秋二字爲記事之書名也

【疏】正義曰從此以下至所記之名也明史官記事之書名曰春秋之意春秋之名經無所見唯傳記有之昭二年韓起聘魯稱見魯春秋外傳晉語司馬侯對晉悼公云羊舌肸習

於春秋楚語申叔時論傳太子之法云教之以春秋禮坊記云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又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凡此諸文所說皆在孔子之前則知未脩之時舊有春秋之目其名起遠亦難得而詳禮記內則稱五帝有史官既有史官必應記事但未必名為春秋耳據周世法則每國有史記當同名春秋獨言魯史記者仲尼脩魯史所記以為春秋止解仲尼所脩春秋故指言魯史言脩魯史春秋以為褒貶之法也

**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

既辨春秋之名又言記事之法繫者以下綴上以末連本之辭言於此日而有此事故以事繫日月統日故以日繫月時統月故以月繫時年統時故以時繫年所以紀理年月遠近分別事之同異也若隱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之

類是事之所繫年時月日四者皆具文也史之所記皆應具文而春秋之經文多不具或時而不月月而不日亦有日不繫月月而無時者史之所記日必繫月月必繫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有日無月者十四有月無時者二或史文先闕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文而後人脫誤四時必具乃得成年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二者皆有月而無時既得其月時則可知仲尼不應故闕其時獨書其月當是仲尼之後寫者脫漏其日不繫於月或是史先闕文若僖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有壬申丁丑計一時之間再有此日雖欲改正何以可知仲尼無以復知當是本文自闕不得不因其闕文使有日而無月如此之類蓋是史文先闕未必後人脫誤其時而不月月而不日者史官立文亦互自有詳略何則案經朝聘侵伐執殺大夫土功之屬或時或月未有書日者其要盟戰敗崩薨卒葬之屬雖不盡書日而書日者多是其本有詳略也計記事之初日月應備但國史總集其事書之於策簡其精

麤合其同異量事而制法率意以約文史非一人辭無定式故日月參差不可齊等及仲尼脩改因魯史成文史有詳略日有具否不得不即因而用之案經傳書日者凡六百八十一事自文公以上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亦俱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略同而日數向倍此則久遠遺落不與近同且他國之告有詳有略若告不以日魯史無由得其日而書之如是則當時之史亦不能使日月皆具當時已自不具仲尼從後脩之舊典參差日月不等仲尼安能盡得知其日月皆使齊同去其日月則或害事之先後備其日月則古史有所不載自然須舊有日者因而詳之舊無日者因而略之亦既自有詳略不可以爲褒貶故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爲例其以日月爲義例者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故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傳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丘明發傳唯此二條明二條以外皆無義例既不以日爲例獨於此二條見義者

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病則親問斂則親與卿佐之喪公不與小斂則知君之恩薄但是事之小失不足以貶人君君自不臨臣喪亦非死者之罪意欲垂戒於後無辭可以寄文而人臣輕賤死日可略故特假日以見義也日食者天之變甲乙者歷之紀朔是日月之會其食必在朔日是故史書日食必記月朔朔有甲乙乃可推求故日有食之須書朔日日月與不日唯此而已月與不月傳本無義公羊穀梁之書道聽塗說之學或日或月妄生褒貶先儒溺於二傳橫為左氏造日月褒貶之例故杜於大夫卒例備詳說之仲尼刊定日無褒貶而此序言史官記事必繫日月時年者自言記事之體須有所繫不言繫之具否皆有義例也春秋感精符曰日者陽之精耀魄光明所以察下也淮南子曰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劉熙釋名曰日實也光明盛實是說日之義也日之在天隨天轉運出則為晝入則為夜故每一出謂之一日日之先後無所分別故聖人作甲乙以紀之世本云容

容成造歷大撓作甲子宋忠注云皆黃帝史官也感精符曰月者陰之精地之理也淮南子曰積陰之寒氣久者爲水水氣之精者爲月劉熙釋名曰月闕也滿而闕缺是說月之義也月之行天其疾於日十三倍有餘積二十九日過半而行及日與日相會張衡靈憲曰日譬火月譬水火外光水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明盡然則以明一盡謂之一月所以總紀諸月也三月乃爲一時四時乃爲一年故遞相統攝紀理庶事紀遠近者前年遠於後年後月近於前月異其年月則遠近明也別同異者共在月下則同月之事各繫其月則異月之事觀其月則異同別矣若然言正月二月則知是春四月五月則知是夏不須以月繫時足明遠近同異必須以月繫時者但以日月時年各有統屬史官記事唯須順叙時既管月不得不以月繫時案經未有重書月者日則有之桓十二年冬十有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一日再書者史本異文仲尼從而不改

故杜云重書丙戌非義例因史成文也

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

將解名曰春秋之意先說記事主記當時之事事有先後須顯有事之年表顯也首始也事繫日下年是事端故史之所記必先顯其年以為事之初始也年有四時不可徧舉四字以為書號故交錯互舉取春秋二字以為所記之名也春先於夏秋先於冬舉先可以及後言春足以兼夏言秋足以見冬故舉二字以包四時也春秋二字是此書之揔名雖舉春秋二字其實包冬夏四時之義四時之內一切萬物生殖孕育盡在其中春秋之名無物不包無事不記與四時義同故謂此書為春秋孝經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詩魯頌云春秋匪解享祀不忒鄭箋云春秋猶言以時也是舉春秋足包四時之義年歲載祀異代殊名而其實一也爾雅釋天云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

虞曰載李巡曰夏歲商祀周年唐虞載各自紀事堯舜三代示不相襲也孫炎曰載始也取物終更始也歲取歲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年取年穀一熟也是其名別而實同也此四者雖代有所尚而名與自遠非夏代始有歲名周時始有年稱何則堯典云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禹貢作十有三載乃同是於唐虞之世已有年歲之言記事者則各從所尚常語者則通以為言故虞亦稱年周亦稱歲周詩唐風稱百歲之後是周之稱歲也四時之名春夏秋冬皆以時物為之號也禮記鄉飲酒義曰春之為言蠢也夏之為言假也秋之為言揫也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漢書律歷志云春蠢也物蠢生也夏假也物假大也秋𪏴即由反也物𪏴斂也冬終也物終藏之也是解四時異名之義也史之記事一月無事不空舉月一時無事必空舉時者蓋以四時不具不成為歲故時雖無事必虛錄首月其或不錄皆是史之闕文隱六年空書秋七月注云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桓

四年不書秋冬注云國史之記必書年以集此公之事書首時以成此年之歲故春秋有空時而無事者今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是其說也然一時無事則書首月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者杜雖於彼無注釋例以爲闕謬春秋之名錯舉而已後代儒者妄爲華葉賈逵云取法陰陽之中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賀道養云春貴陽之始秋取陰之初計春秋之名理包三統撝周以建子爲正言之則春非陽中秋非陰中據夏以建寅爲正言之則春非陽始秋非陰初乃是竅混沌而畫蛇足必將天性命而失危酒

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

既解名曰春秋之意又顯記事之人春官宗伯之屬有大史下大夫二人小史中士八人內史中大夫一人外史上士四人御史中士八人雖復各有所職俱掌書之官

疏正義

曰周禮春官小史職曰掌邦國之志内史職曰凡四方之事書内史讀之外史職曰掌四方之志掌達書名于四方今杜氏序云掌邦國四方之事者掌邦國取小史職文四方之事取内史職文杜摠括两史共成此語諸侯官屬雖難備知要傳記每説諸侯之史知諸侯亦各有國史也周禮言邦國者乃謂畿外諸侯之國也國在四表故言四方云凡四方之事書内史讀之者謂四方有書來告内史讀以白王也告王之後則小史主掌之故云掌邦國之志内史雖云讀四方之事書其實國内史策皆内史所掌故其職掌八柄及策命之事也然則内史小史既主國内又主四方來告之事故僖二十三年杜注云國史承告而書是也杜此序又云達四方之志取外史職文案外史職云掌四方之志掌達書名四方令移達字於四方之志上如杜之意外史達此國内之志以告四方故僖二十三年杜注云同盟然後告名赴者之禮是也然則掌邦國四方之事者據此承受他國之赴也達四方之志者據已國有事赴

告他國也春秋既有內外二種故杜翦撮天子之史取外史內史兩文周禮諸史雖皆掌書仍不知所記春秋定是何史蓋天子則內史主之外史佐之諸侯蓋亦不異但春秋之時不能依禮諸侯史官多有廢闕或不置內史其策命之事多是大史則大史主之小史佐之劉炫以爲尚書周公封康叔戒之酒誥其經曰大史友內史友如彼言之似諸侯有大史內史矣但徧檢記傳諸侯無內史之文何則周禮內史職曰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僖二十八年傳說襄王使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是天子命臣內史掌之襄三十年傳稱鄭使大史命伯石爲卿是諸侯命臣大史掌之諸侯大史當天子內史之職以諸侯兼官無內史故也鄭公孫黑強與薰隧之盟使大史書其名齊大史書崔杼弒其君晉大史書趙盾弒其君是知諸侯大史主記事也南史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明南史是佐大史者當是小史也若然襄二十三年傳稱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言外史則似有內史矣少言諸侯無內史者

閔二年傳稱史華龍滑與禮孔曰我大史也文十八年傳稱魯有大史克哀十四年傳稱齊有大史子餘諸國皆言大史安得有內史也季孫召外史者蓋史官身居在外季孫從內召之故曰外史猶史居在南謂之南史耳南史外史非官名也藝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愼言行昭法戒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禮記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雖左右所記二文相反要此二者皆言左史右史周禮無左右之名得稱左右者直是時君之意處之左右則史掌之事因爲立名故傳有左史倚相掌記左事謂之左史左右非史官之名也左是陽道陽氣施生故令之記動右是陰道陰氣安靜故使之記言藝文志稱左史記言右史記動誤耳上言魯史記則諸侯各有史可知又言諸侯各有國史者方說諸侯各有春秋重詳其文也

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

既言尊卑皆有史官又論

所記簡策之異釋器云簡謂之畢郭璞云今簡札也許愼說文曰簡牒也牘書版也蔡邕獨斷曰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鄭玄注中庸亦云策簡也由此言之則簡札牒畢同物而異名單執一札謂之爲簡連編諸簡乃名爲策故於文策或作册象其編簡之形以其編簡爲策故言策者簡也鄭玄注論語序以鉤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稱長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謂漢世天子策書所用故與六經異也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版廣於簡可以並容數行凡爲書字有多有少一行可盡者書之於簡數行乃盡者書之於方方所不容者乃書於策聘禮記曰若有故則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鄭玄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策簡也方版也是其字少則書簡字多則書策此言大事小事乃謂事有大小非言字有多少也大事者謂君舉告廟及鄰國赴告經之所書皆是也小事者謂物不爲災及言語文辭傳之

所載皆是也大事後雖在策其初亦記於簡何則弑君大事南史欲書崔杼執簡而往董狐既書趙盾以示於朝是執簡而示之非舉策以示之明大事皆先書於簡後乃定之於策也其有小事文辭或多如呂相絶秦聲子說楚字過數百非一牘一簡所能容者則於衆簡牘以次存録也杜所以知其然者以隱十一年傳例云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明是大事來告載之策書也策書不載丘明得之明是小事傳聞記於簡牘也以此知仲尼脩經皆約策書成文丘明作傳皆博采簡牘衆記故隱十一年注云承其告辭史乃書之于策若所傳聞行言非將君命則記在簡牘而已不得記於典策此蓋周禮之舊制也又莊二十六年經皆無傳傳不解經注云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不究其本末故傳不復申解是言經據策書傳憑簡牘經之所言其事大傳之所言其事小故知小事在簡大事在策也

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

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既言簡策之異又說諸國別名孟子姓孟名軻字子輿鄒邑人也當六國之時師事孔子之孫子思脩儒術之道著書七篇其第四離婁篇云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一也其言與此小異是杜足其實二字使成文也彼趙岐注云乘者興於田賦乘馬之事因以爲名檮杌者嚚凶之類興於記惡之戒因以爲名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是三者立名雖異記事則同故云其實一也序發首云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故引此以爲證凡明諸侯之國各有史記故魯有春秋仲尼得因而脩之也案外傳申叔時司馬侯乃是晉楚之人其言皆云春秋不言乘與檮杌然則春秋是其大名晉楚私立別號魯無別號故守其本名賈逵云周禮盡在魯矣史法最備故史記與周禮同名然則晉楚豈當自知不備故別立惡名

韓宣子適魯見

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既言諸國有書欲明魯最兼備故云此

【疏】正義曰此昭二年傳文也宣子晉卿名起食邑於韓因以爲氏謚曰宣子者有德之稱爲昭公新立身新爲政故來聘魯因觀書於大史氏見此書而發言杜注彼以爲易象即今周易上下經之象辭也魯春秋謂魯史記之策書也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禮盡在魯矣易象春秋是文王周公之所制故見春秋知周公之德見易象知周之所以王也文王能制此典即是身有聖德聖不空生必王天下周室之王文王之功故觀其書知周之所以得王天下之由也文王身爲王位故以王言之周公不王故以德爲之人異故文異傳言觀書大史則所觀非一而獨言易象魯春秋者韓子主美文王周公故特言之易象魯無增改故不言魯易象春秋雖是周法所記

乃是魯事故言魯春秋也春秋易象晉應有之韓子至魯
方乃發歎者味其義善其人以其舊所未悟故云今始知
示其歎美之深非是素不見也易下繫辭云易之興也其
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事則謂易象爻彖
之辭也鄭玄案據此文以爲易是文王所作鄭衆賈逵虞
翻陸績之徒以易有箕子之明夷東鄰殺牛皆以爲易之
爻辭周公所作杜雖
無明解似同鄭說

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

序言史官所書舊有成法故引韓子之事以
此言結之韓子所見魯春秋者蓋是周之舊
日正與禮之大經也韓子之言并歎易象此之所見唯謂
春秋者指說春秋不須易象故也知是舊典禮經者傳於
隱七年書名例云謂之禮經十一年不告例云不書于策
明書於策必有常禮未脩之前舊有此法韓子所見而說
之即是周之舊典以無正文故言蓋爲疑辭也制禮作樂
周公所爲明策書禮經亦周公所制故下句每云周公正

謂五十發凡是周公舊制也必知史官所記有周公舊制者以聖人所爲動皆有法以能立官紀事豈得全無憲章定四年傳稱備物典策以賜伯禽典策則史官記事之法也若其所記無法何足以賜諸侯諸侯得之何足以爲光筞而子魚稱爲美談也且仲尼脩此春秋以爲一經若周公無法史官妄說仲尼何所可馮斯文何足爲典得與諸書禮樂詩易並稱經哉以此知周公舊有定制韓子所見是也

**周德旣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

疏 正義曰此明仲尼脩春秋之由先論史策失宜之意計周公之垂法典策具存豈假仲尼更加筆削但爲官失其守褒貶失中赴告策書多違舊典是故仲尼脩成此法垂示後昆襄三十一年傳稱卿大夫能守其官職昭二十年傳曰守道不如守官是言人臣爲官各有所守周德旣

衰邦國無法羣小在位故官人失其所守也雖廣言衆官失職要其本意是言史官失其所掌也昭三十一年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春秋昭明注云上之人謂在位者也彼謂賢德之人在天子諸侯之位能使春秋褒貶勸戒昭明周德既衰主掌之官已失其守在上之人又非賢聖故不能使春秋褒貶勸戒昭明致令赴告記注多違舊章也文十四年傳曰崩薨不赴禍福不告然則鄰國相命凶事謂之赴他事謂之告對文則別散文則通昭七年傳衛齊惡告喪于周則是凶亦稱告也赴告之中違舊章者若隱三年平王以壬戌崩赴以庚戌桓五年陳侯鮑卒再赴以甲戌己丑及不同盟者而赴以名同盟而赴不以名之類是也策書記注多違舊章者仲尼既已脩改不可復知正以仲尼脩之故知其多違也

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

制下以明將來之法此明仲尼所因并制作之意所脩之經以魯爲主是因魯史策書成定之舊文也考謂校勘志謂記識考其眞僞眞者因之僞者改之志其與禮合與法者褒之違禮度者貶之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使舊典更興下以明將來之法令後世有則以此故脩春秋也前代後代事終一揆所賞所罰理必相符仲尼定春秋之文制治國之法文之所褒是可賞之徒文之所貶是可罰之類後代人主誠能觀春秋之文揆當代之事辟所惡而行所善順褒貶而施賞罰則法必明而國必治故云下以明將來之法也不教當時而爲將來制法者孔子之時道不見用既知被屈異範將來將來之與今時其法亦何以異但爲時不見用故指之將來其實亦以教當代也

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此說仲尼改舊史之意教之所存謂名教善惡義存

於此事若文無褒貶無以懲勸則是文之害教若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傳云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杜以晉文之意本欲尊周將率諸侯共朝天子自嫌彊大不敢至周諭王出狩得盡臣禮尋其跡緒心是跡非又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傳云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許止進藥不由於醫其父飲之因茲而卒名教善惡須存於此若也不罪許止不沒晉文無以息篡逆之端勸事君之禮故隱其召王之名顯稱弒君之惡如此之例皆是文之害教則刊削本策改而正之以示後人使聞善而知勸見惡而自戒諸仲尼所改新意皆是刊而正之也其

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 此說仲尼不改舊史之意其餘謂新意之外皆即用舊史也始隱終麟二百餘載史

官遷代其數甚多人心不同屬辭必異自然史官有文有質致使其辭有詳有略既無所害故不必改也史有文質謂居官之人辭有詳略謂書策之文史文則辭華史質則辭直華則多詳直則多略故春秋之文詳略不等也螽蜚蜮皆害物之蟲蜚蜮言有螽不言有諸侯反國或言自某歸或言歸自某晉伐鮮虞吳入郢直舉國名不言將帥及郊與用郊皆無所發諸侯出奔或名或不名明是立文乖異是其史舊有詳略義例不存於此故不必皆改也

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脩之

上傳昭三十一年言春秋之書其是善志記也下傳成十四年言若非聖人誰能脩春秋使成五例也下傳既非同年而云又者言又重上事之辭止又其傳非只其年也

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

既以蓋為疑辭而知事必然者案傳君子論春秋之美而云善志春秋既是舊名明

稱舊記爲善故知上傳之言蓋言周公之志也脩者治舊之名傳善聖人而言脩舊明脩前聖之道故知下傳之言蓋仲尼之明周公也上已言蓋周之舊典禮經此復重云蓋周公之志者上明春秋記事之法舊史之遵周公也此謂仲尼因舊史之文還脩周公之法故重言蓋叙此以上論經以下論傳

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

疏 正義曰丘明爲經作傳故言受經於仲尼未必面親授受使之作傳也此說作傳解經而傳文不同之意丘明以爲經者聖人之所制是不可刊削之書也非傳所能亂之假使傳有先後不畏經因錯亂故傳或先經爲文以始後經之事或後經爲文以終前經之義或依經之

言以辨此經之理或錯經爲文以合此經之異皆隨義所
在而爲之發傳期於釋盡經意而已是故立文不同也大
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自孔子論史記次春秋七十子
之徒口受其傳旨君子左丘明懼弟子各有安其意失其
眞故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
云孔子將脩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脩
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共爲表裏藝文志云左丘明魯史
也是言丘明爲傳以其姓左故號爲左氏傳也先經者若
隱公不書即位先發仲子歸于我衛州吁弑其君完先發
莊公娶于齊如此之類是先經以始事也後經者昭二十
二年王室亂定八年乃言劉子伐盂以定王室哀二年晉
納蒯聵于戚哀十五年乃言蒯聵自戚入衛如此之類是
後經以終義也依經者經有其事傳辯其由隱公不書即
位而求好於邾故爲蔑之盟案其經文明其歸趣如此之
類是依經以辯理也錯經者若地有兩名經傳互舉及經
侵傳伐經伐傳侵於文雖異於理則合如此之類是錯經

以合異也傳文雖多不出四體故以此四句明之也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此說有經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無傳之意例之所重者若桓元年秋大水傳云凡平原出水爲大水莊七年秋大水此則例之所重皆是舊史遺餘策書之文丘明略之不復發傳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言遺者舊史已沒策書遺留故曰遺文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此說無經有傳之意

疏

正義曰說文云籍部書也張衡東京賦曰多識前世之載載亦書也躬覽載籍所見者博以義有所取必廣記而備言之非直解經故其文緩遠明聖意故其旨遠將令學者本原其事

之始要哉其事之終尋其枝葉盡其根本則聖人之趣雖遠其賾可得而見是故經無其事而傳亦言之爲此也原始要終及其言遠並易下繫辭文也尋其枝葉以樹木喻也究亦窮也言窮盡其所窮之處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此又申說無經之傳有利益之意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大戴禮子張問入官學之篇有此文也其饜而飫之則未知所出優柔俱訓爲安寬舒之意也饜飫俱訓爲飽饒裕之意也謂丘明富博其文優游學者之心使自求索其高意精華其大義飽足學者之好使自奔趨其深致言其廣記備言欲令使樂翫不倦也江海以水深之故所浸者遠膏澤以雨多之故所潤者博以喻傳之廣記備言亦欲浸潤經文使義理通洽如是而

求之然後渙然解散如春冰之釋怡然心說而衆理皆順然後爲得其所也江海水之大者故舉以爲喻脂之釋者爲膏言雨之爲潤若脂膏然故稱膏澤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灋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

疏正義曰自此至非例也辯說傳之三體此一段說舊發例也言發凡五十皆是周公舊法先儒之說春秋者多矣皆云丘明以意作傳說仲尼之經凡與不凡無新舊之例杜所以知發凡言例是周公垂法史書舊章者以諸所發凡皆是國之大典非獨經文之例隱七年始發凡例特云謂之禮經十一年又云不書于策建此二句於諸例之端明書於策者皆是經國之常制非仲尼始造策書自制此禮也何則天災無牲卒哭作主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夫人不薨于寢則不致豈是仲尼始造此

言也公行告廟侯伯分災二凡之末皆云禮也豈是丘明
自制禮乎又公女嫁之送人尊卑哭諸侯之親疎等級王
喪之稱小童分至之書雲物皆經無其事傳亦發凡若丘
明以意作傳主說仲尼之經此既無經何須發傳以是故
知發凡言例皆是周公垂法史書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
成一經之通體也國之有史在於前代非獨周公立法史
始有章而指言周公垂法者以三代異物節文不同周公
必因其常文而作以正其變者非是盡變其常也但以一
世大典周公所定故春秋之義史必主於常法而以周公
正之然凡是周公之禮經令案周禮竟無凡例爲當禮外
別自有凡爲當凡在禮內令者所據禮內有凡知者案周
禮大宰職於八法之內有官成官法鄭衆注云官成者謂
官府之有成事品式官法者謂職所主之法度然則此凡
者是史官之策書成事法式也釋例終篇云稱凡者五十
其別四十有九蓋以母弟二凡其義不異故也計周公垂
典應每事設法而據經有例於傳無凡多矣釋例四十部

無凡者十五然則周公之立凡例非徒五十而已蓋作傳之時已有遺落丘明采而不得故也且凡雖舊例亦非全語丘明采合而用之耳終篇云諸凡雖是周公之舊典丘明撮其體義約以為言非純寫故典之文也蓋據古文覆逆而見之此丘明會意之微致是其說也然丘明撮凡為言體例不一於一凡之内事義不同亦有因經所有連釋經之所無如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是也亦有略其經之所無直釋經之所有如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不言初祀以經無故也如此之類是也所以然者蓋以舊凡語少經雖無事則亦連文引之所以兼引王曰小童若舊凡語多經無者則略之經有者則載之所以略其礿祀獨舉郊雩故莊十一年王師敗績于某杜注云事列於經則不得不因申其義是舊凡多者唯舉經文也發凡之體凡有二條一是特為策書一是兼載國事特為策書者凡告以名則書之類是也兼載國事者凡嫁女于敵國之類是也雖非國事但他書有者亦不在凡例如天子七月而葬既於諸

文備有故丘明作傳不在凡例也此諸凡者自是天下大例其言非獨爲魯故哭諸侯之條旣發凡例乃云故魯爲諸姬明知正凡所言非止魯事且送女例云於天子則諸卿皆行魯無嫁女於天子之理祭祀例云啓蟄而郊自非魯國不得有郊天之事明是采合故典裁約爲文也

**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

此下盡曲而暢之說新意也微顯闡幽易下繫辭文也微謂纖隱闡謂著明舊說云下云經無義例此釋經有義例謂孔子脩經微其顯事闡其幽理裁節經之上下以成義之般類其善事顯者若秦穆悔過貶四國大夫以例稱人觀文與常文無異惡事顯者若諸侯城緣陵叔孫豹違命城緣陵依例稱諸侯與無罪文同叔孫豹去氏與未賜族者文同皆是微其顯事闡幽者謂闡其幽理使之宜著若晉趙盾鄭歸生楚比陳乞及許大子止皆非親弒其君是

其罪幽隱孔子脩經加栽使罪狀宣露是闡幽也諸春秋襃貶之例並是也蓋以爲皆據舊例而發義以下論丘明之傳微顯闡幽乃是經事故賀沈諸儒皆悉同此劉炫以微顯闡幽皆說作傳之意經文顯者作傳本其纎微經文幽者作傳闡使明著顯者若天王狩于河陽觀經文足知王是天子狩是出獵但不知天子何故出畿外狩耳故傳發晉侯召王是其微顯也幽者若鄭伯克段于鄢觀經不知段是何人何故稱克故傳發武姜愛段是闡其幽也丘明作傳其有微經之顯闡經之幽以裁制成其義理比類者皆據舊典凡例而起發經義指其人行事是非以正經之褒貶例稱得雋曰克傳言如二君故曰克是其據舊例發義也晉侯召王使狩鄭伯不教其弟仲尼没其召王顯稱鄭伯丘明正述其事先解經文是指其行事以正褒貶也此二事尤明者耳其餘皆是新意也此序主論作傳而賀沈諸儒皆以爲經解之是不識文勢而謬失杜旨

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

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

大義謂之變例上既言據舊例而發義故更指發義之條諸傳之所稱書不書先書

故書不言不稱及書曰七者之類皆所以起新舊之例令人知發凡是舊七者是新發明經之大義謂之變例以凡是正例故謂此爲變例猶詩之有變風變雅也自杜以前不知有新舊之異今言謂之變例是杜自明之以曉人也稱書者若文二年書士穀堪其事襄二十七年書先晉晉有信如此之類是也不書者若隱元年春正月不書即位攝也邾子克未王命故不書爵如此之類是也先書者若桓二年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故先書弒其君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如此之類是也故書者若隱三年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成八年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如此之類是也不言者若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不言出奔難之也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不

言其來諱之也如此之類是也不稱者若僖元年不稱即
位公出故也莊元年不稱姜氏絕不爲親如此之類是也
書曰者若隱元年書曰鄭伯克段于鄢隱四年書曰衛人
立晉衆也如此之類是也案襄元年圍宋彭城非宋地追
書也隱元年稱鄭伯譏失教也昭三十一年公在乾侯言
不能外內也先書故書既是新意則追書亦是新意書與
不書俱是新意則稱與不稱言與不言亦俱是新意豈得
不言不稱獨爲新意言也稱也便即非乎釋例終篇云諸
雜稱二百八十有五止有其數不言其目就文而數又復
參差竊謂追書也言也稱也亦是新意序不言者蓋諸類
之中足以包之故也有田僧紹者亦注此序以爲序言諸
稱稱亦即是新意與下七者合爲八名斯不然矣案書與
不書其文相次若稱字即是新意但當言稱與不稱相次
何以分爲別文明知杜言諸稱自謂諸傳所稱不以稱爲
新意但以理而論之

**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

稱亦當是新意耳

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此說因舊爲新也仲尼脩春秋者欲以上遵周制下明世教其舊史錯失則得刊而正之以爲變例其舊史不書則無可刊正故此又辨之亦有史所不書正合仲尼意者仲尼即以爲義改其舊史及史所不書此二者蓋是春秋新意故傳亦不言凡每事別釋曲而通暢之也此蓋春秋新意其言雖上通變例與不別書也舉一凡而事同者諸理盡見是其直也不言凡而每事發傳是其曲暢暢訓通故言曲而暢之也若然隱公實不即位史無由得書即位郕克實未有爵史無由得書其爵然則傳言不書自是舊史不書而以不書爲仲尼新意者釋例終篇杜自問而釋之云丘明之爲傳所以釋仲尼春秋仲尼春秋皆因舊史之策書義之所存則時加增損或仍舊史之無亦或改舊史之有雖因舊文固是仲尼之書也丘明所發故是仲尼之意也雖是舊文不書而事合仲尼之意仲

尼因而用之即是仲尼新意若宣十年崔氏出奔衛傳稱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是告不以名故知舊史無名又仲尼稱經無罪見逐例不書名此舊史之文適當孔子之意不得不因而用之因舊為新皆此類也然杜唯言史所不書即以為義不云史所書為義者但夫子約史記而脩春秋史記之文皆是舊史所書因而褒貶理在可見不須更言但恐舊史不書而夫子不用故特言之

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

此一段說經無義例者國有大事史必書之其事既無得失其文不著善惡故傳直言其指歸趣向而已非褒貶之例也春秋此類最多故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傳曰始通也杜注云經無義例故傳直言其歸趣而已他皆放此是如彼之類皆非例也

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

疏

正義曰傳體有三即上文發凡正例新意變例歸趣非例是也爲例之情有五則下文五曰是也書經有此五情緣經以求義爲例言傳爲經發例其體有此五事下文五句成十四年傳也案彼傳上文云春秋之稱下云非聖人誰能脩之聖人指謂孔子美孔子所脩成此五事五事所攝諸例皆盡下句釋其顯者以屬之耳此發傳之體有三上文三言其以別之觀文足可知耳劉寔分變例新意以爲二事釋例終篇曰丘明之傳有稱周禮以正常者諸稱凡以發例者是也有明經所立新意者諸顯義例而不稱凡者是也稱古典則立凡以顯之釋變例則隨辭以讚之杜言甚明尚不能悟其爲暗也不亦甚乎

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

文見於此謂彼注云辭微而義顯也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

成十四年傳爲叔孫僑如發也經曰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叔孫是其族也褒賞稱其族貶責去其氏銜君命出使稱其族所以爲榮與夫人俱還去其氏所以爲辱出稱叔孫舉其榮名所以尊君命也入舍叔孫替其尊稱所以尊夫人也族自卿家之族稱舍別有所尊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僖十九年經書梁亡是秦亡之也傳曰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僖十四年經書諸侯城緣陵是齊率諸侯城之以遷杞也傳曰不書其人有闕也秦人滅梁而曰梁亡文見於此梁亡見取者之無罪齊桓城杞而書諸侯城緣陵文見於此城緣陵見諸侯之有闕亦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皆是辭微而義顯故以此三事屬之

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

彼注云志記也晦亦微也謂約言以記事一事敘而文微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

公至自唐傳例曰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其意言會必有主二人共會則莫肯爲主兩相推讓會事不成故以地致三國以上則一人爲主二人聽命會事有成故以會致宣七年公會齊侯伐萊傳例曰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其意言同志之國共行征伐彼與我同謀計議議成而後出師則以相連及爲文彼不與我謀不得已而往應命則以相會合爲文此二事若義之所異在於一字約少其言以示法制推尋其事以知其例是所記事有敘而其文晦微也

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壁假許田之類是也

彼注云婉曲也謂屈曲其辭有所辟諱以示大順而成篇章言諸所諱辟者其事非一故言諸以揔之也若僖十六年公會諸侯于淮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十七年九月得釋始歸諱執止之恥辟而不言經乃書公至自

會諸如此類是諱辟之事也諸侯有大功者於京師受邑爲將朝而宿焉謂之朝宿之邑方岳之下亦受田邑爲從巡守備湯水以共沐浴焉謂之湯沐之邑魯以周公之故受朝宿之邑於京師許田是也鄭以武公之勳受湯沐之邑於泰山祊田是也隱桓之世周德既衰魯不朝周王不巡守二邑皆無所用因地勢之便欲相與易祊薄不足以當許鄭人加璧以易許田諸侯不得專易天子之田文諱其事桓元年經書鄭伯以璧假許田言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隱惡揚善臣子之義可以垂訓於後故此二事皆屈曲其辭從其義訓以示大順之道是其辭婉曲而成其篇章也

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

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

彼注云謂直言其事盡其事實無所汙曲從制宫廟之飾楹不丹桷不刻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宫楹二十四年春刻

桓宮桷禮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禮諸侯不相遺併莊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三者皆非禮而動直書其事不爲之隱具爲其文以見譏意是其事實盡而不有汙曲也

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

彼注云善名必書惡名不滅所以爲懲勸昭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昭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是謂盜與三叛人名也齊豹衛國之卿春秋之例卿皆書其名氏齊豹忿衛侯之兄起而殺之欲求不畏彊禦之名春秋抑之書曰盜盜者賤人有罪之稱也邾庶其黑肱莒牟夷三人皆小國之臣並非命卿其名於例不合見經竊地出奔求食而已不欲求其名聞春秋故書其名使惡名不滅若其爲惡求名而有名章徹則作難之士誰或不

爲若竊邑求利而名不聞則貪冒之人誰不盜竊故書齊
豹曰盜三叛人名使其求名而名亡欲蓋而名章所以懲
創惡人勸奬善人昭三十一年傳具說此事其意然也盜
與三叛俱是惡人書此二事唯得懲惡耳而言勸善者惡
懲則善勸故連言之

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

疏 正義曰上云情有五此言五體者言其意謂之情指其狀謂之體體情一
也故互見之一曰微而顯者是夫子脩改舊文以成新意
所脩春秋以新意爲主故爲五例之首二曰志而晦者是
周公舊凡經國常制三曰婉而成章者夫子因舊史大順
義存君親揚善掩惡夫子因而不改四曰盡而不汙者夫
子亦因舊史有正直之士直言極諫不掩君惡欲成其美
夫子因而用之此婉而成章盡而不汙雖因舊史夫子變

以爲義趣而言之亦是新意之限故傳或言書曰或云不書五曰懲惡而勸善者與上微而顯不異但勸戒繆者在微而顯之條貶責切者在懲惡勸善之例故微而顯居五例之首懲惡勸善在五例之末五者春秋之要故推此以尋經傳觸類而增長之附於二百四十二年時人所行之事觀其善惡用其褒貶則王道之正法人理之紀綱皆得所備矣從首至此說經傳理畢故以此言結之觸類而長之易上繫辭文也二百四十二年謂獲麟以前也以後經則魯史舊文傳終說前事辭無褒貶故不數之也觸類而長之者若隱四年經書翬帥師傳稱羽父固請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十年經亦書翬帥師傳雖不言書曰故書是知與上同爲新意又隱元年傳曰儀父貴之也則桓十七年云儀父亦是貴之是也

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

所傳皆不甚然疏正義曰自此至釋例詳之言已爲作注解之意論經傳之下即是自述己懷於文不次言無由發故假稱或問而荅以釋之春秋之經侵伐會盟及戰敗克取之類文異而義殊錯文以見義先儒知其如是因謂苟有異文莫不著義杜以爲仲尼所述據史舊文文害者則刊而正之不害者因其詳略此其異於先儒故或人據上文杜之異旨執先儒以問曰春秋以錯文見義其文異者必應有義存焉若如所論辭有詳略不必改也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意者也先儒所傳皆不甚然今何以獨異欲令杜自辯之

荅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襃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傳曰嘉之故不

名僖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傳曰同姓也故名褒則書字貶則稱名褒貶在於一字褒貶雖在一字不可單書一字以見褒貶故荅或人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皆須數句以成言語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卦之爻也一爻變則成爲一卦經之字也一字異不得成爲一義故經必須數句以成言義則待傳而後曉不可錯綜經文以求義理故當依傳以爲斷文異者丘明不爲發傳仲尼必無其義安得傳旨之表妄說經文以此知經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者也數句者謂若隱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及昭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此皆三句以上春秋一部未必皆然杜欲盛破賈服一字故舉多言之或以爲數其文句義亦得通錯綜其數易上繫辭文謂交錯綜理之

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漢書儒林傳云漢興

比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脩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貫公公傳子長卿長卿傳清河張禹禹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丞相翟方進方進授清河胡常常授黎陽賈護護授蒼梧陳欽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是前漢言左氏者也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左氏不得立於學官至平帝時王莽輔政方始立之後漢復廢雖然學者浸多矣中興以後陳元鄭衆賈逵馬融延篤彭仲博許惠卿服虔潁容之徒皆傳左氏春秋魏世則王肅董遇爲之注此等比至杜時或在或滅不知杜之所見十數家定是何人也

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

適足自亂禮記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祖始也謂前人爲始而述脩之也經之詳略本不著義強爲之說理不可通故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於傳之外別立異端故退不守丘明之傳傳有不通則沒而不說謂諸家之注多有此事但諸注既亡不可指摘若覩服虔賈誼之注皆沒而不說者衆矣謂若文二年作僖公主傳於僖三十三年云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及襄九年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之類是也膚謂虔膚言淺近引之也公羊穀梁口相傳授因事起問意與左氏不同故引之以解左氏適足以自錯亂也預

今所以爲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揔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襃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

志也

丘明與聖同恥爲經作傳經有他義無容不盡故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也作傳解經則經義在傳故經之條貫必出於傳也發凡言例則例必在凡故傳之義例總歸諸凡也若有例無凡則傳有變例如是則推尋變例以正褒貶若左氏不解二傳有說有是有非可去可取如是則簡選二傳取其合義而去其異端杜自言以此立說蓋是丘明之本意也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傳云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則知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亦是罪之也釋例曰朱雖無罪據失位而出奔亦其咎也宣十年崔氏出奔衛傳云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不書名者非其罪則書名者是罪也襄二十一年晉欒盈出奔楚杜注云稱名罪之如此之類是推變例以正褒貶也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杜注云公羊穀梁皆以爲魯女媵陳侯之婦僖九年伯姬卒杜注云公羊穀梁曰未適人故不稱國如此之類是簡二傳也先儒取二傳多矣杜不取者是去異端也

其有疑錯

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集解與釋例每有論錯闕疑之事非一二也釋例終篇云去聖久遠古文篆隸歷代相變自然當有錯誤亦不可拘文以害意故聖人貴聞一而知二賢史之闕文也今左氏有無傳之經亦有無經之傳無經之傳或可廣文無傳之經則不知其事又有事由於魯魯君親之而復不書者先儒或強爲之說或没而不說疑在闕文誠難以意理推之是備論闕之之事也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漢書楚元王傳稱劉歆字子駿劉德孫劉向少子也哀帝時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

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經傳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是其創通大義也後漢賈逵字景伯扶風人也父徽字元伯授業於歆作春秋條例逵傳父業作左氏傳訓詁許惠卿名淑魏郡人也潁子嚴名容陳郡人也比於劉賈之徒學識雖淺近然亦注述春秋名爲一家之學杜以爲先儒之内四家差長故特舉其違以見異同自餘服虔之徒殊劣於此輩故棄而不論也

**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

丘明作傳不敢與聖言相亂故與經別行何止丘明公羊穀梁及毛公韓嬰之爲詩作傳莫不皆爾經傳異處於省覽爲煩故杜分年相附別其經傳聚集而解之杜言集解謂聚集經傳爲之作解何晏論語集解乃聚集諸家義理以解論語言同而意異也

**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

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春秋記事之書前人後人行事相類書其行事不得不有比例而散在他年非相比校則善惡不章褒貶不明故杜別集諸例從而釋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案其同異則於其學易明故也言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三者雖春秋之事於經傳無例者繁多以特爲篇卷不與諸例相同故言及也事同則爲部小異則附出孤經不及例者聚於終篇故言相與爲部也其四十部次第從隱即位爲首先有其事則先次之唯世族土地事既非例故退之於後終篇最處末故次終篇之前終篇處其終耳土地之名起於宋衛遇于垂世族譜起於無駭卒無駭卒在遇垂之後故地名在世族之前也或曰春秋之作

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疏

正義曰上一問一荅說作述理畢而更問春秋作之早晚及仲尼述作大意先儒所說並皆辟謬須於此明之亦以於文不次故更假問荅以明之一問之間凡有四意其一問作之早晚其二問先儒言孔子自爲素王其事虛實其三問公羊說孔子黜周王魯其言是非其四問左氏獲麟之後乃有餘經討杜於意安否據杜云左傳及穀梁無明文則指公羊有其黜說今

驗何休所注公羊亦無作春秋之事案孔舒元公羊傳本
云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今麟非常之獸
其爲非常之獸奈何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然則孰
爲而至爲孔子之作春秋是有成文也左傳及穀梁則無
明文故說左氏者言孔子自衞反魯則便撰述春秋三年
文成乃致得麟孔子既作此書麟則爲書來應言麟爲孔
子至也麟是帝王之瑞故有素王之說言孔子自以身爲素
王故作春秋立素王之法丘明自以身爲素臣故爲素王
作左氏之傳漢魏諸儒皆爲此說董仲舒對策云孔子作
春秋先正王而繫以萬事是素王之文焉賈逵春秋序云
孔子覽史記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鄭玄六藝論云孔
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爲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
盧欽公羊序云孔子自因魯史記而脩春秋制素王之道
是先儒皆言孔子立素王也孔子家語稱齊大史子餘歎
美孔子言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也
彼子餘美孔子之深原上天之意故爲此言耳非是孔子

自號爲素王先儒蓋因此而誤遂言春秋立素王之法左丘明述仲尼之道故復以爲素臣其言丘明爲素臣未知誰所說也言公羊者謂何休之輩黜周王魯非公羊正文說者推其意而致理耳以杞是二王之後本爵爲上公而經稱杞伯以爲孔子黜之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公羊傳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其意言周爲王者之後比宋爲新緣此故謂春秋託王於魯以周宋爲二王之後黜杞同於庶國何休隱元年注云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宣十六年注云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黜周爲王者之後是黜周王魯之說也定元年公羊傳曰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何休云此假設而言之主人謂定哀也習其經而讀之問其傳解詁則不知己之有罪於是此孔子畏時君上以諱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慎之至也是其孫言辟害微文隱義之說自衛反魯危行言孫皆論語文也鄭玄以爲據時高言高行者皆見危謂高行爲

危行也何晏以危爲厲厲言行不隨俗也未知二者誰當杜旨公羊之經獲麟即止而左氏之經終於孔子卒先儒或以爲麟後之經亦是孔子所書故問其意之所安也

荅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

此盡末以來荅上問四意但所荅或先或後而其文不次欲令先有案據乃得遞相發明故不得以次而荅問者先問作之早晚杜意定以獲麟乃作故從仲尼曰至所以爲終明作之時節兼明白本意自欲制作感麟方始爲之非是先作春秋乃後致麟也既言止麟之意須說始隱之由且欲取平王周正驗其非黜周王魯之證但既言其終倒言其始則於文不次故荅前義未了更起一問自曰然則以下

盡此其義也明春秋始隱之意荅黜周王魯之言旣言王魯爲非遂并辯公羊之謬自若夫制作盡非隱之也荅微文隱義之爲非也自聖人包周身之防盡非所聞也荅孫言辟害之爲盡也先儒以爲未獲麟而已作春秋過獲麟而經猶未止故旣荅公羊之謬然後却辯素王爲虛并説引經爲妄自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又非通論也荅素王素臣之問自先儒以爲盡得其實荅經止獲麟之意至於反袂以下言其不可采用此章分段大意其文旨如此問者以所聞而問其異乎余所聞一句歎其所據非理故言異乎余所聞仲尼曰與歎曰二者皆論語文也孔子過匡匡人以兵遮而脅之從者驚怖故設此言以强之文王雖身旣没其爲文王之道豈不在茲身乎孔子自此其身言已有文王之道也其下文又云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其意言天若未喪文王之道必將使我制作匡人不能違天以害已此言是有制作之本意也聖人受命而王則鳳鳥至河

出圖仲尼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此言蓋傷時王之政不能致此瑞也先有制作之意而恨時無嘉瑞明是既得嘉瑞即便制作杜欲明得麟乃作故先表此二句鄭玄以爲河圖洛書龜龍銜負而出如中候所說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甲似龜背袤廣九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錄紀興亡之數是也孔安國以爲河圖即八卦是也未知二者誰當杜旨

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

麟鳳與龜龍白虎五者神靈之鳥獸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於衰亂之世是非其時也上無明王是虛其應也爲人所獲是失其歸也夫此聖人而生非其時道無所行功無所濟與麟相類故所

以爲感也先有制作之意復爲外物所感既知道屈當時欲使功被來世由是所以作春秋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麟是仲尼所感而書爲感麟而作既以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荅上春秋之作左傳無明文之問又言己所以爲獲麟乃作之意獨舉麟鳳而云五靈知二獸以外爲龜龍白虎者以鳥獸而爲瑞不出五者經傳讖緯莫不盡然禮記禮器曰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詩序曰麟趾關雎之應騶虞鵲巢之應騶虞即白虎也是龜龍白虎並爲瑞應只言麟鳳便言五靈者舉鳳配麟足以成句略其三者故曰五靈其五靈之文出尚書緯也禮記禮運曰麟鳳龜龍謂之四靈不言五者彼稱四靈以爲畜則飲食有由也其意言四靈與羞物爲羣四靈既擾則羞物皆備龍是魚鮪之長鳳是飛鳥之長麟是走獸之長龜是甲蟲之長飲食所須唯此四物四物之內各舉一長虎麟皆是走獸故略云四靈杜欲徧舉諸瑞故備言五靈也直云絕筆獲麟則文勢已足而言之一句者以春秋編年之書必應盡年

乃止入年唯此一句故顯言之以明一句是其所感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灋將來上既解終麟之意未辯始隱之由故又假

問以揖之不言或問而直言曰者以荅前未了須更起此問若言問者猶是前人且既解絕筆即因問初起以此不復言或欲示二問共是一人故也然者然上語則者陳下事乘前起後之勢問者言絕筆於獲麟既如前解然則春秋初起何獨始於魯隱公不始於他國餘公何也荅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遷居洛邑平王爲首是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於第當立委位讓桓是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隱公之初當平王之末是相接也言乎其位則列國其爵爲侯其土則廣是大國也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魯承周公之後是其福祚之胤也若使平王能撫養下民求天長命紹先王之列開中興之功隱公能大宣聖祖之業光啓周王之室君臣同心照臨天下如是則西周之美猶或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於地而平王隱公居得致之地有得致之資而竟不能然只爲無法故也仲尼愍其如是爲之作法其意言若能用我道豈致此乎是故因其年月之歷數附其時人之行事采周公之舊典以會合成

一王之大義雖前事已往不可復追冀得垂法將來使後人放習以是之故作此春秋此序一段大明作春秋之深意問者不直云隱公而言魯隱公者言魯決其不始於他國言隱決其不始於餘公挾此二意故并魯言之也其旨直言隱公不云魯者以魯之春秋已爲韓起所說可知故也周自武王伐紂定天下恒居鎬也是爲西都周公攝政營洛邑於土中謂之東都成王雖暫至洛邑還歸鎬京及幽王滅於西周平王東遷洛邑因謂洛邑爲東周謂鎬京爲西周平王始居東周故云東周之始王也平王四十九年而隱公即位隱公三年而平王崩是其相接也詩既醉云永錫祚胤言福祚及後胤也尚書召誥云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言用善德治民得長命也襄十年傳曰而以偪陽光啓寡君論語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是杜所用之文也春秋據魯而作即是諸侯之法而云會成王義者春秋所書尊卑盡備王使來聘錫命賵含有天子撫邦國之義公如京師拜賜會葬有諸侯事王者之法雖據魯史爲文足

（成王者之義也以其會成王義故得垂法將來將使天子法而用之非獨遺將來諸侯也）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既言作春秋之意然後荅黜周王魯之言經書春王正月王即周平王也月即周正也公及邾儀父公即魯隱公也魯用周正則魯事周矣天子稱王諸侯稱公魯尚稱公則號不改矣春秋之文安在黜周王魯乎若黜周王魯則魯宜稱王周宜稱公此言周王而魯公知非黜周而王魯也孔子之作春秋本欲興周非黜周也故引論語以明之公山弗擾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說夫子設此言以解之其意言彼召我者而豈空然哉必謂我有賢能之德故也既謂我有）

賢德或將能用我言如其能用我言者吾其為東方之周乎言將欲興周道於東方也原其此意知非黜周故云此其興周之義也注論語者其意多然唯鄭玄獨與以東周為成周則非杜所用也

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

此一段荅說公羊者言微其文隱其義之意若夫者發端之辭既荅王魯更起言端故云若夫聖人制作之文所以章明已往考校方來欲使將來之人鑒見既往之事聖人之情見乎文辭若使發語卑雜則情趣瑣近立言高簡則旨意遠大章句煩多則事情易顯文辭約少則義趣微略此乃理之常事非故隱之也文王演易則亦文高旨遠辭約義微豈復探辭辟害以彼無所辟其文亦微知理之常非為所隱也其章往考來情見乎辭皆易下繫辭之文彼作彰往而

案來意不異耳

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

此一段荅孫言辟害之意若成湯繫於夏臺文王囚於羑里周公留滯於東都孔子絕糧於陳蔡自古聖人幽囚困厄則當有之未聞有被殺害者也包周身之防者謂聖人防慮必周於身自知無患方始作之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害此事實非所聞也云非所聞者言前訓未之有也

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

此一段荅素王素臣爲非也案論語稱孔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其意言子路以孔子將死使門人爲臣欲令以臣禮葬君歎其顯榮夫子夫子瘳而責之我實無臣何故而爲有臣吾

之於人也於誰嘗欺我尚不敢欺人何故使吾欺天乎子路使門人爲臣飜僭大夫禮耳孔子尚以爲欺天況神器之重非人臣所議而云仲尼爲素王丘明爲素臣又非通理之論也聖人之生與運隆替運通則功濟當時運閉則道存身後雖復富有天下無益於堯舜賤爲匹庶何損於仲尼道爲升降自由聖與不聖言之立否乃關賢與不賢非復假大位以宣風藉虛名以範世稱王稱臣復何所取若使無位無人虛稱王號不爵不祿妄竊臣名是則羡富貴而耻貧賤長僭踰而開亂逆聖人立教豈當爾也臧文仲山節藻梲謂之不知管仲鏤簋朱紘稱其器小見季氏舞八佾云孰不可忍若仲尼之竊王號則罪不容誅而言素王素臣是誣大賢而負聖人也嗚呼孔子被誣久矣賴杜預方始雪之

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此下至爲得其

實皆明麟後之經非仲尼所脩之意直言先儒無可尋檢未審是誰先生此意案今左氏之經仍終孔丘之卒雖杜氏之注此經亦存而不責先儒引經至仲尼卒者蓋先儒以為夫子自衞反魯即作春秋作三年而後致麟雖得麟而猶不止比至孔丘之卒皆是仲尼所脩以是辨之謂之近誣明先儒有此說也服虔云夫子以哀十一年自衞反魯而作春秋約之以禮故有麟應而至是其宗舊說也服虔又云春秋終於獲麟故小邾射不在三叛人中也弟子欲明夫子作春秋以顯其師故書小邾射以下至孔子卒案杜於此下及哀十四年注皆取服義為說則服氏於此一事已改先儒矣麟是王者之瑞非為制作而來而云仲尼致之是其妖且妄也經是魯史之文非仲尼之所述而云仲尼脩之是其近誣因也言近誣者心所不悟非故誣之故云近誣也

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

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穀梁之經亦止獲麟而獨據公羊者春秋之作穀梁無明文杜以獲麟乃作義取公羊故獨據之耳小邾射以句繹來奔與黑肱之徒義無以異傳稱書二叛人名不通數此人以爲四叛知其不入傳例麟下之經傳不入例足知此經非復孔旨故余以爲感麟而作春秋其意起於獲麟則文止於所起自此而談爲得其實重明經止獲麟并自

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成己說起麟之意也

窮亦無取焉公羊傳稱孔子聞獲麟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杜既取公羊經止獲麟而公羊獲麟之下即有此傳嫌其并亦取之故云亦無取焉不取之者以聖人盡聖窮神樂天知命生而不喜死而不戚明於陳蔡則絃琴而歌夢奠兩楹則負杖而詠寧復畏懼死亡下沾衿之泣愛惜性命發道窮之歎若實

如是何異凡夫俗人而得稱爲聖也公羊之書鄉曲小辯致遠則泥故無取焉此則上文所謂簡二傳而去異端豈有反袂拭面涕下沾袍以虛而不經故不取也

春秋正義卷第一

修職郎新差充衢州州學教授趙　彥穆　點勘